

中華民國臺灣在亞太經濟時代所扮演的角色

飯田經夫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係作者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二十九日參加由國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亞洲展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

一、市場協定

本篇報告主題「中華民國臺灣在亞太經濟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本人所想定的，係由素所敬重的友人，中嶋嶺雄教授所提示撰寫的。這裏所謂的「亞太經濟時代」一詞，如果在十年前的話，一定會有許多人持有抵抗感。比方說：約在十年前，日本已故首相大平正芳曾提倡「環太平洋聯合構想」，其在日本國內外也未必獲致好評。不，就連約在五年前，「亞太經濟時代」的說法，或許仍有不少人感到無法接受，然而事到如今，這一句話大家都已耳熟能詳。

毋庸贅言，此一轉變反映出經濟現況已急速地發生了變化，要是早先體認到亞洲新興工業地域羣、東協諸國與日本同為世界上最具經濟力的地區的話，那五年前「亞太經濟時代」一詞則是個常識，即使是十年前亦應頗為普遍才對。簡言之，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大平故首相提倡「環太平洋聯合構想」一事。但是，「環太平洋聯合構想」與「亞太經濟時代」間，似乎仍有若干距離，至少本人有此一感覺。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顯然地在最近三、四年內，似有重大的變動，那麼其變動所指的是何？

依個人淺見，其與一九八五年九月間舉行「市場協定」後所發生急遽的美元貶值、日幣升值有密切關係。在「市場協定」之前，一美元兌換二四〇日圓的匯率，到了一九八七年底逼近一美元兌一二〇日圓大關，短短的兩年又幾個月，日幣兌美元升值了兩倍，中華民國與韓國等新興工業地域羣諸國雖較之日本為遲，也面臨匯率急遽升值的衝擊，面對匯率這般快速的變動，各國難免都會連想到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但事實上未必盡然。

然而，出乎眾人預料之外，日本的景氣正當急遽美元貶值、日幣升值中，自一九八七年後半年起呈現轉機，開始有顯著

復甦，一九八八年迄今持續好景，予人有高度成長將再次出現的感覺。中韓等新興工業地域羣國家雖苦思良策來應付臺幣和韓幣的升值，但仍然發揮其驚人的成長力，最受矚目的是儘管外匯匯率大幅度地變動，諸國的貿易盈餘並未如當初所預料會發生銳減的現象。

誠然，從對美貿易摩擦的觀點來看，其為導致美國著急或將迫使中、日等亞洲國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換言之，這些國家出口的競爭力也藉這次急遽的美元貶值機會，得到印證，並未因匯率變動而嚴重受損。如斯，亞太諸國經濟的堅強情形，在以前就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很明顯的是，其為走向「市場協定」時代新的要因。以上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亞太諸國內部經濟結構的變化。首先，急遽的美元貶值，日幣升值的結果，日本的產品進口大幅增加。日本的企業為因應急遽的美元貶值，日幣升值，不僅增加從海外籌辦零件和半成品，並且透過直接投資將部分生產的據點轉移到海外去。日本的進口產品、零件及半成品進口地當中，亞洲諸國要較之美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對於美元貶值的美國而言，或許略帶諷刺。重要的是過去日本企業偏向歐美先進諸國的直接投資，近年來已再度轉向到亞洲來。

簡言之，這些變化，加深了日本與新興工業地域羣等亞洲諸國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且更形密切。此一轉變，假如沒有「市場協定」使得外匯匯率發生劇變的話，將來也必然會發生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外匯匯率的劇變加速了它的形成。一般而言，「市場協定」使得日本企業的經營環球化，放眼環球觀的經營方式而言，亞洲是個單一的市場，絕非是好幾個不同的市場。

日本與新興工業地域羣及其他諸國間，所能看到以上的變化，在新興工業地域羣和其他國家——諸如與東協諸國間也同樣可以見到，套句最近經常使用的話：日本、新興工業地域羣諸國、東協諸國三者之間相互「雁行」、相互給予正面有力的刺激，共同發展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發展階段相近國家間的「水平分工」較之發展階段迥異國家間的「垂直分工」更為相稱且富將來性。這麼一來，「亞太經濟」的概念更具實體，非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所能比擬的，可以說是變得非常的「貨真價實」。

二、「新硬體」和新的生活樣式

日本有關經濟機械技術傾向的想法，在最近一兩年，大潮流發生變化。譬如：幾年以前，日本人變得富裕了，對物質即「硬體」早已滿足，往後將是服務時代——也就是「軟體」時代的到來，此種議論曾風靡一時。比方說：曾經流行將同樣的啤酒裝填入各種不同的容器出售，顛峯時期，市面上甚至出現二百種不同容器裝的啤酒。因為容器本身是個「軟體」，強調

軟體的銷售方式，即是新時代做生意的方法。而在物質中被認為最沒有將來性的是「重、厚、長、大」產業。

但是，從三、四年前開始，啤酒的新容器已不再出現，啤酒業界又開始以啤酒的味道為競爭訴求的重點。如果說容器是「軟體」，那麼啤酒味道就是「硬體」。「重、厚、長、大」且沒有將來性的代表產業——鋼鐵，現在却是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生產，創下史上空前的利益。不管變得如何富裕，經濟的基本在於「創造物質」這種理所當然的認識，曾經迷失過一時，所幸現在似乎又漸漸地再次地被確認，本人認為這種轉變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為了探個究竟，先讓我們來看看「二十世紀前半美國的生活樣式」。現在已近二十世紀末葉，我們全世界人類生活最燦爛的部分，全是模倣美國人，不愧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上述的生活樣式所指的是二十世紀前半，美國人所創造出來的車子（非指某些有錢人的奢侈品，係指一般大眾必需乘坐使用者）以及一連串的家電用品為主的生活樣式。

這種生活樣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傳到日本，昭和三十年到四十年間以驚濤駭浪之勢湧進日本，成為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動力。當時社會的流行語有三十年代的「三寶」（電動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機）及四十年代的「三C」（汽車、冷氣、彩色電視機）。但是，不管是如何美好的生活樣式，若連續追求了二十年的話，在其延長線上便逐漸無可追求，而造成「行不得也」的景象。

也就是說消費者想要的東西幾乎都已得到之後，就沒有東西可以買了，以這些消費者為對象的企業，不得不苦思良策來喚起消費者的購買慾。從總體經濟上看，高度成長已告結束，轉移到低成長，過去曾有一陣子所謂「物質的時代已經結束」的這種論調，我想大概就是這種「行不得也」的反映吧！

為了突破這種「行不得也」的現象，必須出現一種超越二十世紀前半——美國型生活樣式的另一種新的生活樣式。為此，以新技術所生產出的新產品中，若有幾樣轟動一時的产品成羣出現，且能廣受人歡迎就好了。假如出現所謂「新三寶」、「新三C」的話，那是最好。新技術被稱為尖端技術、高科技，這些議論之所以會被炒熱的原因，就是有了這種期待之故。但是，坦白地說，好長的一段時間給人的印象是高科技明明只是議論在先，然其內容無法同步前進。

最近情況終於開始有所轉變，而「新硬體」這個詞彙的出現，可為其表徵，印象中微電子系的高科技，確實創造出不少轟動一時的产品。譬如：錄放影機相當普遍，且受歡迎。在音響世界裏，唱片業方面，大張唱片有完全被小張的雷射唱片所取代的趨勢，同時，唱機也逐漸在改變中。流行一時的個人電腦風潮雖已告吹，取而代之流行的文字處理機係將個人電腦單機能化，方便使用，已完全全變成為家電用品。

以上所提的是普及於家庭的产品，然而，尚未普及於家庭，但是在工作場合已非常普遍；是必需品且改變了工作方式的辦公機具，較早的有影印機，較新的是傳真機、個人電腦等。因此，我們有個預感，由於「微電子革命」愈走上軌道的結果

，在人類的的生活裏，涵蓋了家庭與工作場合的層面，這說明了已經開始形成一種二十一世紀新型的生活樣式。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早就有的汽車、舊型的家電用品，也由於微電子化的結果，提高機能，變成爲新產品，微電子是促使上述轉變的主要因素，事實上，是一種汎用的技術。不只是製造業，在金融業、流通業、政府機關等各種辦公場合中，完全改變了生產技術，爲工作方式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同時也繼續製造出劃時代的新產品。

微電子技術備受矚目之處是以日本爲首的東亞地區，在世界上具有出類拔萃的國際競爭力的這個事實。日本企業的產品佔全世界的比例是：傳真機百分之九十五、影印機百分之九十、錄放影機百分之八十，重要的是這些產品並不是全都在日本國內製造。

首先，以上所舉的比例數據包括了：(1)日本企業在國內工廠生產的產品部分；(2)在國外工廠生產的部分以及(3)日本提供技術給外國企業委託製造的部分等。第二、上述的(1)(2)(3)的零件、半成品、原料的大部分都是在國外籌辦供應的。(本人一直使用新力牌的文字處理機，目前已經是新力第三代，而接合器全都是臺灣產製的。)

以上，浮現出下列的印象——「微電子革命」在以日本爲主的東亞、東南亞地區領先全世界開始萌芽發展，而且在這個地區十分可能創造出一種超越二十世紀前半美國式生活樣式的二十一世紀新型的生活樣式，這或可說是「亞太經濟時代」真正的歷史意義。

三、中華民國·臺灣的角色

本人既非臺灣經濟的研究專家，對中華民國國情亦較生疎，頗懷疑自己是否有資格來議論「臺灣的角色」，不過願提出幾點個人見解，並期盼出席會議的專家、學者先進指教。

日本和新興工業地域羣是帶動「亞太經濟時代」的國家，這一點大概無人會置疑，並且期待新興工業地域羣中的中華民國·臺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理由之一是臺灣經濟中，一般機械工業基礎雄厚，目前新興工業地域羣諸國咸將電子工業設定爲其帶頭產業，逐漸獲致值得令人注意的成果，其是否具備有力的機械工業，對於將來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原因是支撐「微電子革命」的大棟樑是電子技術和機械技術的相結合，也就是所謂的「電子機械技術」，臺灣的電子業尤其在產業用機械方面別具優越性，係與上述電子機械工業有關，深具實力。

諸如和韓國作比較時，臺灣經濟另一個受到注意的特色是中小企業所佔的比例極高，有如附表，實在是耐人尋味。

首先請看企業數(1欄)，中小企業佔壓倒性多數爲兩國共通之點(不僅限於兩國，任何一個國家也是一樣)，中小企

業在整個經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中韓兩國有著很明顯的差異。譬如(2欄)的中小企業的附加價值比率——韓國約佔三成；臺灣約佔五成。(3欄)的雇用比率——韓國約為五成；臺灣約為七成。再則(4欄)的輸出比率——韓國才只有二成；臺灣約近七成。同時，頗耐人尋味的是日本的數字與臺灣非常接近。

臺灣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得自以廣大中小企業為基盤的「來自下層的工業化」，反之，同為亞洲新興工業地域羣韓國(新加坡)則係政府主導的「來自上層的工業化」的色彩極為濃厚。任何一種方式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儘管上層如何誘導，而下層無人響應的話，社會是不會有所發展的，此事亦因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失敗獲得印證，亦可說是二十世紀所給予人類最大的教訓吧！從這點看來，擁有廣大而富活力的中小企業，可以說是臺灣經濟最寶貴的資產。

早在三十年前，正當日本對「雙重結構」議論紛紛的時期，以馬克思經濟學者為主的人士認為中小企業在任何方面都是次於大企業的「弱者」的看法最具優勢。但是，隨著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及「雙重結構」的消失，逐漸提高了對中小企業的評價，同時認為它是經濟活力的泉源的看法也更趨有力。然而，中小企業觀為什麼會發生大變化呢？有下列疑點：

(一)中小企業確曾是不折不扣的「弱者」，隨著時代的推移，「弱者」觀消失，致使中小企業觀發生了變化？

(二)儘管中小企業原本非像所言那般是個「弱者」，但是由於成見和偏見所驅使，將它視為「弱者」，現在由於成見和偏見消失了而導致中小企業觀發生變化呢？

(一)和(二)究竟那一種才是正確的呢？

一般而言，(一)和(二)都有其道理所在，但本人認為(二)意外地重要。也就是我們有動輒以中小企業規模小為由而以「弱者」不當地看待它的傾向。那只不過是一種成見與偏見，只要擺脫成見和偏見，我們才得以完全不同的看法去看待它。大阪市立大學中周哲郎先生最近作了如下的主張：

一般而言，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近代化工業的發展，是以設立官營工廠等為主的「來自上層的工業化」，上述說法與事實有所出入。官營工廠多數在經營方面完全失敗，德川時代以來土著的中小零星企業對日本工業化的成功，貢獻極大，換句話說，日本的工業化(和臺灣一樣)係「來自下層的工業化」。

附表：中、日、韓的中小企業比較(一九八四年)

	中華民國	韓國	日本
中小企業數	一一二、九八一	四〇、四九〇	四四三、四四二
1. 企業數比率(%)	九八·八	九七·五	九九·五
2. 附加價值比率(%)	五五·〇	三六·三	五四·九
3. 雇用比率(%)	七七·〇	五四·九	七四·三
4. 輸出比率(%)	六五·〇	二五·四	五〇·九

出處：日本長期信用銀行。